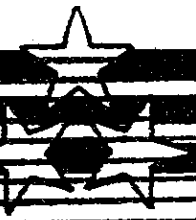


焦 士 叢 刊

潢川之行

謝康壽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潢川之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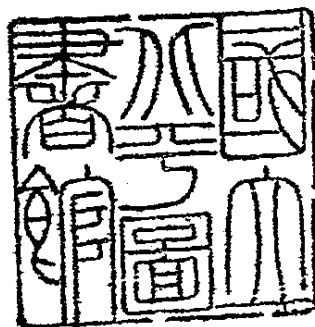
焦士讓刊第四輯之七

目次

- 潢川之行
- 六安炸彈
- 太臨奔波
- 洪水疾行

潢川之行

一 飛機警報中踏出六安西門 此次我奉命率領學生軍赴潢川集中訓練，實在可算是一種苦差。總部在合肥招考了一百多男女學生，原擬在六安訓練，後來因潢川抗敵青年軍團成立，爲了統一指揮及統一訓練，所以要送到潢川去。我是剛在壽縣派到救亡工作團出發工作，一路工作，一路行



軍，精神上極快活。每到一個地方，演戲、宣傳，看到當地民衆的熱烈情緒，真使我們忘記行軍的痛苦。可是，行李要自己背，因為接近戰綫，老百姓怕拉夫，又怕殺害，都逃的逃了，躲的躲了，聽演講和看演戲的人最少有一千幾百，用錢僱挑夫都僱不來，莫說要老百姓幫助軍隊作戰了。向聯保主任找到了手推車，只好自己推，女同志幫忙拉，這樣的走了五天，到了六安，可真有點困累。新的使命就來了：派率領學生軍到潢川，四百里長遠的路程，男女同學，究竟要多少天才能到達呢？

沒有怕難的意思，鼓起了勇氣，辦理清出發的一切。二月九日上午八時許，集合出發，剛走到西門，飛機警報的鐘聲「鐺！鐺！鐺！」的敲起來，我們的隊伍就在警報聲中踏出了六安西門。同時，我們就看見九架飛機向西飛去，一會兒，我們就踏上了長遠的征途。爲了行軍整齊及檢查人數，在西門口

外馬路上集合，約略說了關於行軍應注意事項外，我更熱烈的對大家說：

「我們今天丟掉我們的家鄉，兄弟，田園，踏上了長遠的征途，我們要去爭取整個民族的生存，要創造中國青年的幸福，我們不要悲觀，我們的抗戰前途是光明的，潢川是革命青年的大集團，那里無數的青年，已經在等待着我們了，我們努力前進吧！」

「日本不怕，還怕土匪？當天到了江店宿營，住地和稻草，已經有派出設營的人負責去了。另外，即派男女同志向民衆宣傳，并打聽沿途的消息，好作明天行軍的準備。走了路，又要宣傳，雖然知道苦，可是，誰都知道這工作是應該做的。吐了一口氣，只好鼓起勇氣去做，誰也沒有怕難說不去的意思。」

藉着宣傳的機會，和老百姓講抗日救國的道理，順便請老百姓挑行李，這

樣，當真老百姓知道我們是學生軍，情願應僱；女同學的行李有人挑，行路要快三分，大家好像噓了一口氣。

據此地的老百姓說：「江店離楊柳廟二十五里，再過去人煙稀少，土匪猖獗，綁架劫搶，時有所聞，并且專搶難民，因為難民不能抵抗。」許多同學有點恐慌，以為要請加派兵護送。本來，長遠的路途，只有一班兵，我們男女同學，服裝尚未頒發，各人穿着五顏六色，確實有點像難民。我想了一會，下了決心，只有勇猛前進，還怕什末危險，即使土匪架我去，我還要對土匪做宣傳和政治工作。所以，很爽快的對各同學說：「日本鬼我們都不怕，還怕土匪幹嗎？假若土匪架我們去，我們更要說服土匪，使他們掉轉槍頭去抗日，才是我們的成功！光怕土匪，有什末出路呢？」各同學聽了，雖然以為說得太容易，可是，也放了心。

夜色籠罩了江店，月亮和星星在中天，洒下了她淡淡的銀光，好像在和這一羣孩子洗濯。民房的小屋子里，今晚增加了百餘人的呼吸和強烈的活氣！

二二二十個和二十七個 女同學走不了兩天，有的腳上已經起着水泡，好像實在再難走動。事實上從沒有走過路的人，每天要走幾十里路，行李還要自己背，它的困難，自然不是別人所能知道。然而，她們也知道，不走是不可能的，爲了救亡，什末痛苦都可以忍受，任何艱險都不能辭，還怕走路嗎？所以，只有振起精神，提起脚步，拚命的走！走！走！

我爲了鼓勵起她們走路的勇氣，提高她們的精神，在臨出發前的十多分鐘，我對各同學說：

「此次行軍，沒有休息，不能說不苦，尤其是女同學，從沒走慣路，我想一定更苦吧？可是，一切偉大艱鉅的事業，都是人創造出來的，人爲什末能創

造，都在艱難險惡之中。何況走路呢？我們走慣了，自然能走，現在正是我們鍛鍊的時候。我現在說一個故事，共產黨在民國廿三年由江西、經廣東、湖南，廣西、貴州、雲南、川邊、四川、甘肅，而至陝西邊境，其中還有二十個「女同志」跟着×；我們這次行軍，程途只四百里，土匪雖然多，可是，都不應把他放在心上，而我們的數目，還有二十七個，我們很可以和三十個比一比。」

這一股強心針，確是相當有效，女同學要和三十個比一比，自然非努力奮鬥，咬緊牙根，一舉着憤怒的大步，前進，「(浮士德語)不可了。」

這一羣女同志，有的家鄉是已經淪陷了，在敵人的槍尖，刺刀下逃跑到來，找救亡的機會，而跑入了學生軍的團體。有的(可說是大多數)是小姐的身分，向來的生活，是養尊處優的。倭寇的兇殘，迫着她們拋開父母，踏上長

征，她們是多末悲哀啊！小姐畢竟還有一點小姐的架子，一些驕奢習氣還不能一下改過來，對於那批「難民」的女同學，還帶有點歧視，似乎是看她們不起，投給她們輕視的眼光。於是，中國就有一些隔膜。我知道這種情形；想法糾正，並且以為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姊妹，大家被敵人迫得離開家庭，踏上了同一命運的救亡陣綫，大家的意志是應該一致的，大家的步調，是應該整齊的，三十七個當中，還分什末「小姐」和「難民」呢？難民只知道逃難的，她們，逃難出來，憧憬着光明的前途，要去爭取勝利的明天，和只知逃難的難民，是兩樣的。小姐呢？不出閨閣一步的可稱小姐，你們已經踏上救亡的前途了，還要稱小姐嗎？要知道，小姐加之於女子，簡直是懦弱的稱呼啊！

沒有一個願意叫自己做「難民」，和沒有一個願意稱自己做「小姐」，這一羣，是抗戰救亡的女戰士……

四 在熊店，嗅到了「反侵略」 皖西邊境，是一片荒原，是一帶的松林，有高山，有小溪，村野的茅房子，村背後的草木，很有點像南方的鄉村，尤其是松林：我自離開廣西，簡直很少見過，現在，此地是幾十里的松原，看見它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家鄉一樣，真快活！

正因為有松林，有高山，才造成皖西土匪的猖獗，來無蹤，去無影，搶劫容易，追剿困難。這天然的環境，造成了許多「松林好漢」。以前（民十七八年），此地一帶為共產黨區域，也是靠了這一帶松林。共產黨曾經在此地駐有一二年，國軍進剿，次第肅清，兵荒馬亂，老百姓忘軍隊如虎狼，有的老百姓也就是土匪。可是，老百姓除地主外，大都窮得只剩一身骨頭。我真不大明白，此地有肥沃的山地，而人民是這樣窮，只有天曉得其中的道理。

皖西一帶，我想只有一句成語可以形容，就是「民不聊生」。民怎樣不能

聊生？自然有它歷史的道理。不屬於本文範圍，不說了吧。

下午二時許走到了熊店。隊伍在這裡休息，據說這裡原有幾十家人家。都給土匪燒劫光了，所燒的灰燼，現在還有些新鮮的，現在只有兩家人在此住，每天只能燒賣茶水，油條，鮮決行人的飢渴。這裡，更是土匪時常集中出沒的地方。安徽葉家集和大姓店的保安隊每天都要到此會哨，一方面監視土匪，一方面保護行人。可是有兵監視的地方，土匪是不去的（？）不是麼？昨天晚上，離我們宿營的十里地村莊，土匪大燒大劫，弄得滿天火氣，一片紅光呢！保安隊的兵士，却佯作不知。這些情況，我自己不知道危險，只有堅強了我若被土匪擄去只有向他們做政治工作的決心！

一碗茶，兩個燒餅，吃得滿意。肚子塞滿了，人也就有精神。正在談着話，說着笑，嘻嘻哈哈，忘記了身在土匪的活動區域，自己隨時都有被擄的可

能。……

休息了許久，正集合出發。「轟：轟：轟」的聲音，遠遠地傳來。耳朵的判斷，這是大批飛機的聲音。馬上命令散開臥倒不動。我自己就在火燒房子的崩牆蔭影下躲着。果然，一會兒，大批的敵機來了，二架一隊，排成「品」字的三角形，算來共有二十七架「轟：轟：轟……」好像要吃人，聲音震動着一片天地。飛得不怎樣高，可以看得血紅的太陽旗。我看見這記號，真好像那紅旗是我的血染成的一樣痛恨！飛得頗快，十分鐘過後，已飛得很遠。用眼睛死死望着它，在藍天一碧的天空，還能清楚地望見，可是，小得可以，完全是白色，就好像是鄉下人說的「担子星」，「七姑星」；時間是下午二時三十分了。究竟這批魔星飛到那里去呢？向西南飛，方向自然是武漢。可是，爲什麼這機晚才去呢？在山上沒有空襲警報，自然也沒有電話，這批飛機，究竟來得有

點莫明其妙。想壞了腦筋，才想出了一點頭緒。在六安時，看報載本月十一日世界各國在倫敦舉行反侵略大會，今天，恐怕全國中心的武漢，一定也在作強烈的同聲吧，因為避免空襲，才把時間改晚些，恐怕現在才開會，一定有漢奸報告消息，敵機就去光顧了。這一判斷，越想越有可能，越想越有把握。（這判斷，後來和從武漢來廣川的廣西學生軍談及，證實了是半點不錯。）飛機走後，繼續行進。約至十里許，好像聽見「區」的一聲，預想這是倭寇的炸彈，也許，我們的飛機也和它們拚命，英勇作戰吧。

在這途上，敵機飛過空中，雖有驚恐，然而確增加了勇氣。雖然，我們沒有參加了武漢的反侵略大會，沒有看見武漢空戰的趨劇，然而，却聞到了反侵略的氣息，更加強我們殺敵的情緒，我們跑去加入革命集團，難道不就是反侵略的先聲麼。

將到葉家集，又看見了七架飛機向北飛去，恐怕還有的二十架，已經被我們擊落，也許到了武漢，又分批到別處去擾亂，凡是中國人，誰都希望是第一種可能，而不希望第二種是事實吧。

五 副書記說：「挑伕請不來、要拉！」走了四天，每天真是曉行夜宿。有時，沒有水洗面，來不及吃飯，也得跟着隊伍走，因為跟不上隊伍，真是不幸。所以，誰都不願意跟不上。

每天到了一處。儘可能的寫標語及進行種種宣傳，藉此機會僱挑伕，並給他較平常優越的價錢。一路上，勉強請到挑伕，行軍不感到十分困難。由此可見，要與民衆接近，並沒有別的奧妙，只是要自己給民衆了解，並且行動表現了兌現，民衆馬上會受你領導，而且要找你領導。

十二日晚到石佛店，與此地老百姓談話，近年來，土匪真兇，夜間燒殺，

劫掠而去。

跑了許多天，地方的負責人，什末聯保主任之流，區長等，沒有見過一個，原來都是避開了，怕你會給他什末麻煩。你要稻草宿營，他儘可能去向貧民徵發，徵是徵來了，可是，老百姓往往發出怨言，說誰人又不徵，次次徵我的，分派不公允，迫于命令，不得不徵發出來，而聯保主任，素來是不見面的。這裏，我發現了一個原則：「老百姓怕官，官又怕兵。」中國的政治，真有改造的必要。

更拿在葉家集請挑伕的一事做例，因為那天走晚了；我用總部學生軍隊的名義請聯保辦事處代僱幾個挑伕，六十里給一元，價錢是算高極了，可是，聯保辦事處，并不去僱，叫保安士兵到街上去拉，拉是拉來了，我們還不知道是這樣糊塗拉來的，給他們吃饑饉，挑不到十里路，這個去小便，就拚命逃了，

那個在那面又拚命飛跑，追也追不回，若開槍打死他，對我們並沒有好處。所以，行李還得自己背，想貪舒服，還給你麻煩，這便是拉伕（是聯保辦事處去拉的，我再三說明。）的好結果。

政府是這樣不健全，老百姓是這樣頑皮愚笨，可憐，我們有錢請不到挑伕，半點也不偶然，并且也不冤枉。

一天，到了胡族舖，地方很小，好像沒有什麼人民；已經黃昏了，於是，請當地區署代僱挑伕，而一位老奸巨滑的副書記，却說得非常爽快：「說老實話，此地民智不開，挑伕是請不來的，要拉！」我氣極了！當時憤憤地說：「拉伕嗎？好，路上若是逃亡，副書記能夠幫助我們挑，那末，就儘可去拉，不然，我們清願不要，我們帶有兵，要拉時，也不煩勞貴署了。」痛痛地罵了他一會，如像出了一口氣。然而，一反省，他確是「請」伕不來，因為他已經

不能得到民衆半點的信仰，民衆怎樣受你「請」呢？下層政治的黑暗，真成了抗日的障礙。還有一次，我去一個縣政府找縣長，傳了名片，候了半天，結果，還未傳上去。因傳達長出去了，傳達不能直傳；而且縣長也有病，秘書，秘書長又有×事，科長也不在，我恨恨地罵了一陣。而傳達却對我說：「公事是如此，沒有辦法」……又一次，去找區署，衛兵不准我進區門，我問：「爲什末？」他說：「問清楚你是幹什麼的。」我告訴他，他又說：「請你拿公事來看看，傳上去。」我又恨恨的大罵：「哼！我的公事爲什麼給你看，到一個區署，要傳什麼，……我們見一個主席，沒有你們這樣麻煩呢？……」

官僚氣味十足是中國政治最不良的積習，官民不能打成一片，有事擾民，無事拒民，民對官的印象只是「討厭」！如何能領導民衆抗戰呢？層層的官都是如此，民衆有冤屈要告訴，真「難於上青天」了！難怪老百姓如今尙夢想一

個真命天子，或爲民除害的「包青天」出世了！

六 磁子比賽 踏着救亡歌聲，這熱情奔放憧憬着最近的將來前途

光明的一羣，在這漫漫的道路上，已經走了七天了！

這七天，實在是相當苦的，晚上睡的是地面，鋪着一層乾碎的麥桿，有時，麥桿裡面發出一種奇怪的臭氣，談不到清潔，也談不到衛生——吃的是粗糲的大餅，黑糖糰，一方面是因爲沒有賣，另一方面却是因爲沒有錢；公家的伙食費只有這末多，要吃好的便沒有了！

因爲如此，晚上睡眠的時候，無數的跳蚤，便是你親密的朋友，簡直有時一夜不能睡！另外又因爲路上無地洗澡，一身已經骯髒得差不多了，也許因爲麥桿裏的朋友「誓死追隨」，或者因爲自身已製造了許多新朋友（磁子）了！一路走着，身子實在癢得難過，可是，天氣又冷，又沒有適當的地方卸衣找

尋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……這生活，給青年男女嘗一嘗也是好的，因為這也就是生活啊！

到了王寺崗，離潢川只有四十里了，各同學表示着無限的歡欣！唱歌特別起勁！男女同學痛快地吃着晚餐，談笑。

有一位同學問我：

「×處真：你覺得身子上好過嗎？」

「……不，不怎樣！」我說。

「我們第六組全組昨晚舉行剿匪（捉跳蚤）比賽，有一個王同學（十六歲的小孩子），竟捉到了五十七個！我們平均每人總在十五個以上！」組長對我說，不勝其驚訝！

女同學們聽了個個伸出了舌頭！

還談到如到潢川即刻要去洗澡，換一身乾淨的衣服，又要寄信給誰，誰，誰……一陣漫無邊際的談笑，直到了黑幕遮蔽了大地！

七 潢川——在歡迎我們了！這一批男女同學，有的已經失掉了家鄉，也有的剛從溫馨美滿的家庭中跑出來，——甚至逃出來；他們要掙扎，奮鬥，不願靜待着將來不幸的到來！他們要從魔掌之上逃脫，去創造自身和民族的光明；他們不畏艱苦地踏上征途，希望接受嚴格的訓練，鍛鍊鋼鐵的身手；國家民族至此，青年，只有貢獻熱血甚至靈魂，為着救亡！……

我知道他「她」們最愛唱一個歌，就是——「流亡曲」：「我的家在——東——北松花——江——上」，隨時哼着！好像小孩子唱着「月光光」一樣的有趣！

今天可到潢川了！我們該是多末快活呢？

各同學很早自動地起了床，簡單地吃過飯，就行軍了！走得非常快捷，好

像要飛到潢川去！

那里是數千青年的集團，那里是我們新的家庭，那里有無數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各人腦子里幻想着各種不同潢川的輪廓，新的繪畫；……

最可笑的，就是派出打前站的同學，一路上寫着鼓勵各同學快前進的口號，并且，還畫着一張很有趣的圖畫，在地面上，內容是：一羣穿着軍裝的男兵，歡迎着我們這批新的戰士，有的在握手，有的在舉手敬禮，有的在談話！背景映照出樓閣昂然的潢川城，國旗飄揚；題着「潢川——在歡迎我們了！」

是的，潢川——在歡迎着我們了，我們正熱情百倍地要參加潢川青年軍團的訓練，準備將來有成爲國效勞，負起一份時代賦予的責任！我們希望着潢川能給我們當前所需要的東西，不要使我們失望！

一九三八、三、五、改作

六安炸彈

——寄給廣西的朋友們

長藥，筱曼，士羣，血花，奮平，西德，非昨，來堆，諸兄：

寄着春風，帶給你們一點消息：我現在是輾轉來到皖北前綫的太和縣了。

潢川青年軍團政治組結業，分發到魯、蘇、皖、豫、實習，發動民衆參加抗日鬪爭，我是被派爲安徽省指導實習的一個；率領了一批青年小伙子，勇氣百倍地打前站先到六安。我們自告奮勇地做了安徽隊的開路先鋒。

飛機到處歡迎我們，我們又是駐在飛機場里，警報頻傳，一日數驚，可是，我們對敵機空襲，已經是司空見慣，不以爲意了！敵機來了，藝術地躲開，解除警報後就恢復了我們天空的自由。怎樣「藝術地」呢？也許你們不大清楚吧？

就是說：躲飛機躲得多了，動作合理到藝術化，於是，躲飛機變成一種藝術。

飛機場的飛機，是有翼而飛地到前綫殺敵去了，飛機場是一片青草，一堆綠樹，空氣是怪好的，四面多是麥田：迎風與浪，搖搖擺擺，煞是美麗：我們住在那里，若在平时，是多末快活啊！可是，戰爭潰滅了美麗的風光，鬼子使我們沒有欣賞風景的閒心；天天聽見飛機，一天來幾次「藝術化」，只覺得敵機討厭，攪亂到我們不能做工作！

五月十三日，我們正集合編隊分發皖北十二縣工作，警報來了，馬上跑開，不一會，敵機來了九架，飛過頭上，走了，我們伸起頭，吐了一口氣，以為他真的會走了，誰知，回來了，來回飛過頭上幾次，好像故意示威：在半天，播下數張白片紙，誰知，到地下變成炸彈，是一次播下幾個炸彈的，炸彈與空氣激盪着發出一「嗡嗡嗡嗡」的聲音，那聲音好像是冷笑，可是，我們被憤

怒，復仇的心支配了，絲毫沒有可笑的氣味！敵機的轟炸，不改變隊形，平行飛，一面炸；比以前要投彈時「嗚」的一聲低飛至一千公尺以下荒唐地丟了彈便跑了實在相差太遠！而且，現在一丟就是幾個，平面地撒在地上，多兇狠呀！我是藝術地躲在火藥庫里，前後左右被投數十個炸彈，房子和地面都被震動了，爆聲差不多震裂了耳鼓；我是多末危險呢！轟炸約三十分鐘，敵機真的走了！調查結果：機場一帶投彈數十枚，有的未爆，多係燒夷彈，飛機場的茅營被燃燒了，可是，不是我們駐的，城外北門一帶被焚民房百餘間，死傷約一百人，（有的變成燒人）！號陶的哀哭，淒絕的叫喊，救火者的響聲，與房子碎裂的聲音，調成節奏，瀾成一片！這是一幅血的圖畫！最危險的就是我們的茅營外面離二尺遠，落一燒夷彈，洞深六七尺，旁邊土地未爆裂，我們的茅營是被燒着了，幸得我們一位勇敢的伙伙，用水淋滅了，我們的同學，還有很多

是躲在茅營里的，倘若燃燒起來，不是都燒死了麼？只炸驚學生黃靜軍一名，臨死之前，他不說話，伸出手來和我握手，這手是冰冷的，我安慰他；這記憶，還清醒地留給我慘痛的印象，萬惡的倭寇，你奪去了我們一位青年戰友，我們要復仇！

解除警報後，大家跑回來，一面驚喜，一面敘述各人的危險經過，損失很小，這還是「藝術化」的好結果吧？

日本勞苦大眾與中國平民有什末仇怨？日本爲什末要慘炸中國人民呢？這都是日本軍閥法西斯蒂者包辦了侵略戰爭，拿勞苦大眾的血肉來做戰爭的原料，希望出賣人肉得到利潤，一方面也可說是把人類的犧牲當作把戲看，牠在一旁瘋狂的歡騰與狂笑！

我們要以戰爭消滅戰爭，以大刀闊斧答覆侵略者，必死的決心，必勝的信

念，最艱苦的長期抗戰與英勇的犧牲，才是弱小民族爭取生存之路！

據識者云：此種敵機，日本還沒有，是意大利的。由此可見，世界的強盜是攜手執着屠刀，我們與世界弱小民族要把那屠刀搶奪回來，給侵略強盜一刀兩段！

當天下午，我們就準備一切出發了，唱着救亡歌曲：乘船破浪向皖北前進，離開六安了，多唱幾個救亡歌聲留在六安吧？大家拚命的唱，高亢雄壯的歌聲，船夫們叫喊着「左舵！右舵！」的聲音，已經聽不清楚！

沿途極快活，每天推船，拉纜，游泳，排成功課；廿一日到了太和，敵機真的又來歡迎，民衆多搬家，惶惶不安！我們仍舊做工作：宣傳、壁報、漫畫、歌詠、防空指導、人民自衛軍訓練……廿四日敵機來了六架，放下了一包黑字白紙，是所謂「傳單」，原是漢奸報紙的號外，我拿來讀，聞到里面盡有些

「一屁」，臭得很！那「屁」里說：一、中國人要打中國人，不要打日本；二、中國人要做日本的亡國奴，要服從他；三、日本到中國來焚燒、屠殺、姦淫、搶劫，爲的是救中國！我怕它有毒會傳染，趕快消毒！既然它是「屁」，就應該把它當作「屁」用，所以！我們把它用在解大便的時候！

廿五日太和被炸了，搬家者益多，有的聯保主任（鄉長）售賣難民證了，準備做亡國奴吧，下層政治機構的惡化，是當前政治抗戰的致命傷！

我準備明日率領學生到鄉村去做點切實動員民衆的工作，恐怕非常艱苦，障礙更多吧！

近來生活頗苦，此地少米，時無飯吃，痛苦到了不得，吃麥製的饅饅，未成習慣，如吃穀壳，糝糠；一個月來未睡過床鋪了，共同甘苦，爲的是抗敵救亡；生活雖苦，可是也感到快趣。

征途倉促，下次再談。

五月廿五日皖北前線

太 臨 奔 波

朋友：第一次通訊，（在全面戰週刊第二六期）不是說我到了太和了麼？是的，我現在是奔波於太和與臨泉之間，今天所要報告你們的，是鄉村中一些實際的情況：

五月廿四日太和遭轟炸，老百姓自動拿來了兩個漢奸，報告縣長處理，縣長×××不問一句話，一聲令下：「活埋」！兩條性命，在兩個土坑內作了他的歸宿；處理漢奸如此滑稽奇趣，恐怕還是第一次見到吧？於是，半空的城全空了，可惜里面沒有諸葛亮，只有我們幾十個青年孩子，明天，我們出發了，在途中又碰見了一次敵機偵察，當天下午到了第三區稅鎮鋪，進行一切工作。

我們派了便衣偵探出去，偵察了有幾個漢奸正在談論敵機到後白天用白手巾做記號，晚上用手臂筒做記號，還要向某處某人接洽；又說鳳台失守了，敵人馬上會到此地，還詆毀人民自衛軍的組織與訓練及漫罵我們工作團的荒唐騙人等等，我們另外還偵察了他們都是販賣白面的難兄難弟，家里出賣日本灘精等等漢奸條件與證據；我即刻會同區署（即區公所）前往緝拿，一個也沒有漏網，我們快活極了，以為拿來了四位漢奸，最少也有一點功勞，稅鎮舖滿城風雨，紛紛議論；原來那幾個漢奸是地方的流氓，無惡不作，抽白面，俗語所謂「癩孩子」，這次被拿，誰都高興，誰也不可憐，着急的却是他們一些白面朋友的難兄難弟；三番五次的推促，區署延宕不辦，外面却放出一些空氣：聯保主任暨保甲長具保，并準備用錢賄賂，我於是下了絕大的決心：非送縣嚴辦不可！結果：我是勝利了！以為辦了漢奸，為民除害，總應該快活，我們的同

學，個個眉飛色舞，工作更加努力；積極排演戲劇，準備防空反漢奸擴大宣傳，召集保甲長及民衆代表會議等。五月卅日晚公演救亡話劇，觀衆非常感動，在緊張悲壯處，流淚者甚多，在敵人瘋狂地蹂躪侮辱我們的同胞，觀衆發出天真的義憤及反抗的呼聲，全場充滿着同仇敵愾的熱烈情緒。演完後，觀衆不願走開，還問：「明晚還有嗎？」可惜，我們準備太匆忙了，不能多演幾晚，又因爲我們的工作是普遍性的，不能在一個地方多逗留時間，我們相當自信我們演的戲效果甚大。

次日，我們推動作防空演習，全體學生全副武裝指揮人民防空事宜，秩序甚好，因爲各處遭了轟炸，人民有了對防空深刻的認識，一切都聽從指揮，晚上，繼續舉行燈火管制，有的人抽大煙，不肯熄燈，被我們大大地痛斥一頓，在城牆上還發現有人在射手電筒，證明此地還有漢奸積極活動，偵緝未獲，頗

爲失望！

因爲如此，許多同學主張來一個檢查戶口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漢奸，可是，我根據了客觀環境的事實，以不舉行爲佳，區長是抽白面的青年（？）（他時常說：我也是青年呀！）無錢不要，一事不作，如果拿了許多嫌疑犯，不是送給他一個扒錢的機會麼？徒勞無功，對大眾又沒有好處的事，我們不要去找麻煩！

前天拿那四個漢奸，和一位邢聯保主任有師徒關係，邢主任是「三番頭」（即所謂青幫）的師傅；販賣白面，魚肉鄉民，民衆恨之切骨，而政府却給他合法的政治地位，加給人民一套枷鎖；此次阜陽慘炸，拿獲了一個「三番頭」的領袖，得了許多漢奸材料，「三番頭」這流氓組織，很可能地從上而下整個變爲漢奸組織，今日的區長，聯保主任，也許就是明天的偽維持會長吧？下層

政治機構的惡化，對民衆壓迫有過之無不及，對抗戰前途實有相當危險！

還有舊縣舖的一個聯保主任，在敵人離一百里外，公開出售難民證，一元一張，在做亡國奴之前還要加緊剝削，另鄉鎮動員分會組織人民自衛軍，他不但不幫忙，而且組織成功後，他叫他們解散，這又不是漢奸是什末？

縣長，區長，聯保主任之流，都是一個鼻子出氣，同流合污，息息相關的；區長聯保主任貪污違法，縣長可以裝聾作啞，縣長要錢，區長等自然應該幫忙，老百姓受了冤屈要告狀，是「此路不通」，「山高皇帝遠」，鞭長莫及，政府只好讓他們爲非作歹了！

聯保制度，可以說是剿共的遺產，聯保之流，是十足還加倍的土豪劣紳。剿共維持并加強了他們的統治，繼續到現在，爲抗戰的需要，爲發動民衆參加抗日鬭爭，這遺產，實在沒有接受的必要！

三區動員分會徐主任，對動員工作極努力，已動員了一千以上的人民自衛軍，我們以為人民自衛軍之加強訓練，是當前重要工作。中國民衆向來對政治漠不關心，此次抗日，民衆多數莫明其妙，由上而下的動員起來，這武力如果不積極訓練，很有散漫和瓦解的可能，若有漢奸利用，馬上會反動。據前方換防之國軍報告：很多人民自衛軍有兩面旗子，國軍來到，扯起國旗歡迎，少數落伍散兵，時常被繳械；敵軍來到，就扯起太陽旗，準備編為偽軍，這絕不是人民自衛軍本身的罪惡，是沒有人去領導，而給土匪或漢奸奪取去了，這是很危險的，而又是很傷心的！

我們願意打進人民自衛軍參加軍事政治訓練，接頭相當成功，我們同學負担教練的責任。而他們正準備去工作的時候，我就動程到臨泉視察了。

臨泉十八工作團的工作，相當緊張，城內常遭空襲，人民走避一空，然，

他們却努力去工作，在麥田，在樹底，都是他們工作的空間，城里老百姓，個個都知道有個十八團，端午節次日，公演話劇，觀眾頗多，因此地以前救亡團體演劇，都是賣門票的，「不要錢，歡迎看戲，」還是第一次，老太婆，小孩子，鄉姑娘擁擠不堪！很匆忙演出的戲，劇場的條件又太差了，觀眾對理解戲劇的水準又太低了，可是，能有相當效果，我們還能自慰！

臨泉縣政，糟糕不堪，縣府好像是鴉片機關（抽大烟者總有三分之一）官僚十足，每日不到正午十二時不辦公，不起床，（警報例外）無司法機關，×縣長如塞外皇帝，可任意敲索，最近有一姓王的青年，係縣動委會委員之一，熱心為國，反對土豪劣紳，把一位聯保主任的土豪打倒了，主任的哥哥，是縣府特務隊的隊長，也因而被撤職，因而，那青年與主任結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！那青年時常發覺有人在跟着他，好像要暗算他的樣子，他被迫準備出走了，離

城十里，被兇手刺殺斃命，當即捕獲了那兇手。供認係那主任驅使，以一千元為代價，事實是太明顯了，可是，縣長不辦。作為一個懸案，聞省府曾有電令飭縣依法嚴辦，縣長裝作不知道而已！這青年的冤仇不得報，說消極一點，只有「鬼」才能奈何他！

和×縣長見面，是再好也沒有的了，工作絕對繁忙，一切一切，毫無問題；可是，我們只要求他下一個公事到鄉下去，說我們要去工作，答應了就沒有辦；我們這次實習的計劃，完全失敗了！工作團與縣長之間的關係，究竟怎樣呢？沒有規定，沒有權力，縣長要怎樣，你都沒有辦法！我們這批青年，有般熱心，有一番魄力，磨拳擦掌地要做一番熱烈的工作，然而，却沒有合法的地位與優勢，如今當道者，淨是一些貪官污吏，無恥之徒，這道理，只有「天曉得」！

前方下來過境的軍隊很多，有的紀律太不好了，見人民就搶劫，見牲畜就強拉，人民憤怒異常，以爲這和日本鬼子有什麼分別呢？有一次，一個士兵牽匹瘦馬要與民衆的肥馬掉換，那人遲疑一會，那士兵却說：「一匹換一匹馬，你都不肯，你們只配做亡國奴！」惟五十一軍，軍紀極佳，軍長下令：凡買物不給錢者，就地砍頭，從太和到臨泉，已經砍了好幾個了！有一個被砍了半截，還能說話，同伴們去救他，被副官處長知道了，拿來活埋！懲一警百，自然是維持軍風紀的好辦法，但素來的教養與訓練，還是佔了絕大的作用。

青年軍團第一批出發前綫的宣慰團，魯省府將他們編爲魯南戰地工作委員會在台兒莊前線工作，徐州失守後，隨軍退出者只三分之一，據談：台兒莊的作戰，我軍的英勇，戰術的進步，戰鬥力的增強，較前進步十倍，工事建築極佳，離前面敵人只五十米，敵機不敢轟炸，順風時，可以把日文傳單吹到敵陣

去，敵人要前進一步，絕不可能，後因戰略失敗，蒙城永城土匪漢奸勾結倭寇抄徐州之後路，黃口車站被截，運輸給養均成絕大問題矣！魯南之大軍，在整個作戰計劃佈置下，有調守徐州之舉，黃口失守之日，台兒莊正面尙推進二十餘里，聞該大軍各將領，擬向北挺進，會攻臨城，濟寧，以至濟南，殺開一條血路，實踐向敵人後方退之革命戰術，然，軍令如山，終有計劃的退出，絲毫未受損失，「不作無謂的犧牲，抗戰到底！」這不是我們的口號嗎？他們退出時，曾經幾次與敵發生遭遇戰，敵不堪一擊即退，這足證明，淪陷區敵軍原無多，除交通綫及一些戰略據點外，鄉村和廣漠的原野，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自地，試問敵人怎樣有辦法來統治我們的自然堡壘呢？

淪陷區內應有計劃地留置少數精銳國軍，為領導人民抗日鬪爭的中心力量，樹立人民對政府的信仰及反漢奸的政權，中國失地再多，毫無問題，這值

得我們注意！

六月八日，我又折回太和，事實告訴我：我的期望和理想是一個夢，我受了欺騙，我要復仇，我不得不暴露了！

我們拿獲的四位漢奸，解到了縣政府，次日便釋放了，每人花了四十元法幣，共一百六十元，零數是抽大烟和請酒用了，整數是大魚吃小魚的分贓，還故意含血噴人，說工作團得了賄賂。這侮辱，我真受不了！媽的，把漢奸當作買賣的玩意兒，他本身便是漢奸無疑！

第一區×區長強迫每保派槍五枝，壯丁五人，作爲私人勢力，另勾結散兵，流氓，企圖收繳人民自衛軍的槍械，在鄉下雄糾糾的威嚇青年，無惡不作，縣長置若罔聞，并棄城匿鄉，全縣唯一武力的常備大隊調遣邊界，城里沒有一個兵，如果有敵人領導漢奸暴動，空城垂手可得，這是多末危險呢？

縣府的一切經費，尅扣不發一文，人民自衛軍的給養，也故意不發，教育經費，廿六年份只發了五個月，教職員空着肚子怎樣能教書呢？看縣長的態度，希望敵人早日到來準備捲款潛逃！還有一件事：縣動委檢舉了一個重要漢奸嫌疑犯，報告縣長處理，而縣長却招集那個人來問他：「縣動委會報告你是漢奸，有什末什末證據！你是當真的嗎？……」於是，那個人揚言要暗殺動委會的人，兇鋒猖狂，不可一世！媽的，有此縣長，太和必亡！

人民自衛軍各區都陸續成立了，給養和訓練，極成問題，我把工作團的同學編配在各大隊負訓練責任，另有廿九軍的幾個軍官，願意留在那里領導打游擊，他們有的是平津學生，有的是東北人。

自衛軍支隊部組織很健全，有完整的政訓處，完全是地方前進青年的集團，並將地方小學教員組成政治隊，加以短期訓練，準備將他們編為各區隊政

拾指導員，對士兵政訓事宜，訂有很合實際需要的工作綱領，那綱領是根據各種抗戰經驗及工作教訓所訂成，有的人也許以爲是反動吧？

在太和新城，又碰見了分發江蘇省實習的同學，隨軍突圍至此，據說：此次分發的同學，犧牲甚多，女同學逃出者尤少，并有數位女同學，因請假回家，返抵徐州集中時，正是徐州最緊張的時候，漢奸便衣隊已經進城了，那些女同學，不願受辱，不願苟生，當即在城里碰頭而死！這是多末可歌可泣的事實，這是我們大中華民國兒女的人格！「不成功，卽成仁，」這是當前中國青年應有的信條，雖然慘痛地犧牲了，他們已盡了他所要負的時代使命，這是無上的光榮。

六月十三日，我又回到臨泉，有幾種事情值得敘述：

我還在太和的時候，這裏鬧了一場虛驚：國軍由亳縣方面撤退，至離臨泉

二十里之胡集，誤以爲是敵軍，風聲鶴唳，嚇得鷄飛狗走，鬧成笑話！我們在太和的時候，灤河口失守，只離我們數十里，我們都還沒跑呢！

十八團到黃牛嶺，瓦店集工作，人民對之非常信仰，一人出去，馬上被許多人圍住了，聽他（她）演講，老百姓叫做「說道」，演的戲，他們更是喋喋不休的談論着。

到了鄉下工作，要取得民衆的信仰是容易的，只要首先給人民一個好的印象，說話，訪問，寫字，生活，行動，紀律，都與取得民衆的信仰有關係，取得了信仰，所謂偵察漢奸，組織間諜網，是毫無問題的，人民會自動告訴你，誰和誰有什末可疑行爲，可是，我們沒有中心力量，對漢奸不敢拿辦，對貪官土劣不敢制裁，就說在稅鎮舖拿那幾個漢奸，被釋放後！，他們也揚言要暗殺我呢！

軍團第四五大隊軍事組同學，新從潢川回來！向縣府請示辦法，縣長不見，秘書說向地方設法，他們已組織成一二千武裝民衆，請求給予名義及補助給養，縣府允將這意見轉達上峯。這充分證明：官僚政府要動員民衆，繩子、木棍、却動員不起來，愛國志士由下而上地動員起來了，却沒半點辦法！

聞六安相嘗吃緊，省府及動委會已遷，直屬工作團的給養及工作方針，屢電請示，未得一覆！等在前線餓死嗎？只好想辦法，我最近準備赴潢川一行，請示一切！黃水泛濫，這條道路恐不能通過，沿途土匪多如牛毛，此行當萬分地艱苦，然而爲救亡而努力，犧牲了也足光榮！

聞壽縣區同學，在正陽關被敵騎兵包圍，大多數尙留敵人後方，其他各區情況不明，還是太和區仍能按照計劃工作，稍足自慰，這自然是戰局的關係，可是，政治機構的「亡國化」「準漢奸化」，真的使我們沒有多大辦法！

這一帶鄉村，樹林甚多，數百里平原，皆高粱地帶，「高粱葉子青又青」，青紗帳起來了，這都是我們抗敵自然的堡壘，將來這里是廣大的游擊區，我們也許會變成出沒青紗帳里的艱苦抗戰的義勇軍或民族英雄吧？，我自己勉勵我自己，我不願逃亡，我要繼續戰鬥！

朋友：我寫了這許多，你覺得怎樣呢？二期作戰計劃及中心據點，乃在保衛大武漢，戰場廣大益長遠矣。願你等亦踏上前線，在沙場上握手吧？

明天，我又要出發了，還有許多事要辦，就此擱筆。此致

民族革命的敬禮！

奔清流自皖北之臨泉寄

洪水急行

在大雨滂沱中由臨泉到了滑集，這九十華里的路，「難行如上青天」——簡直就是在泥濘中拉扯前進：最可笑的，就是我的一架自行車——向老百姓買來的日本的虜俘，泥路推不動，只好雇人扛着前進，那農民是一路跌交，變成一個泥鬼了！到滑集時，已經下午八時黃昏以後了！找到了E同志，就住在他的隊部里，一頓盛飯，解決了一天的困倦與飢渴。

我光榮地談起我的自行車，今天是雇人架來的；大家哈哈大笑，於是，推想到這時敵軍的機械化，在這條件下的天時地利，不但無用而且碍事，我的小虜俘，却好像對我報復一樣的不讓我利用，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麼？

昨天在一個離滑集四十里的劉庄，休息，吃茶，與當地父老閒談，他問起我是不是宣傳隊，我說是的。他們又問：是否跟那些吃飯不給錢的宣傳隊在——一道？我大大驚異！難道我們的工作團同志會打擾老百姓嗎？據我知，我們的

紀律是最好不過的；於是，我就問起：那宣傳隊有多少人，是些什末樣的人？他們很忠實的說：那宣傳隊有二十多個，有男有女，也有小孩；他們究竟怎末同事吃飯不給錢呢？他們繼續說：他們到了長官店，說是奉命令到鄉下來宣傳的，不過，沒有飯吃，只好請聯保主任供給了！在飯館里吃麵條，吃饅頭，說請問聯保主任要，聯保主任又向誰要？還不是向老百姓要嗎？捐錢呀，抽麵粉，弄到老百姓「不亦樂乎」？！他們還說：那宣傳隊簡直就是逃難的一家，有幾個食老海（即海洛英）的，那天，在集子里，宣傳，說：你們不給錢，我們不宣傳了！橫直我們是奉了縣長的命令來宣傳的！老百姓那個不怕縣長呢？於是，只好好像看把戲的一樣掏出了些微的錢！我說：你們不聽他們宣傳不行麼？不行！他們說：國家到了這步田地，日本鬼子打來了，你們還不知道，簡直就是亡國奴！我問：他們宣傳些什末東西呢？還不是畫了面孔，穿了衣服，

說什末漢奸，還說什末……我們都不懂了！

我恍然大悟了！那宣傳隊，是江蘇流亡來的，在臨泉縣已有一二個月，宣傳是說笑話，演戲是演文明戲，以低級意識使到觀眾一笑爲原則；賣門票，久而久之，便沒有一個鬼去觀光了！同時，我們的工作團已到了，看戲不要錢，於是，把他們打倒了，只好出走；也許糊塗的縣政府真的派他到鄉下去，給養由人民負擔！現在，仍舊在臨泉各鄉奔跑，假借救亡宣傳來維持他們的生命！他們的生意倒是可以做做，因爲你不聽他宣傳，你便是亡國奴！

我對各父老作了很詳細的解釋：我們是另外是一個宣傳隊，又叫做工作團，不但不要老百姓的錢，而且能幫忙老百姓解除痛苦！一個父老說：這幾年頭，老百姓的痛苦是太多了！……從這句話里，我們知道：當地政治是多末黑暗，人民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，不能自拔！

皖西北，是一片平原，土地肥沃，千里的麥浪與青紗帳，說明了此地出產豐富，然而，老百姓是最窮也不過的！真是住不蔽風雨，吃不果腹，衣不蔽體的！因此，土匪多如牛毛：剿匪，是縣府無時無刻的主要政務！匪從何來？實乃老百姓也！記得在臨泉時，我曾親自訪問傷兵，誰知，那些傷兵却是剿匪的英雄，非抗日戰士；我真哭笑不得！據說：剿匪時——即今年二月間，常備大隊全體參戰，在西南鄉，全村都是土匪，無論婦女與小孩；架起一架迫擊砲打過去！全個村子打光了，燒完了，才算撲滅，我想：這剿匪司令一定在上舉大誇功勞，或者得到了特等剿匪勳章了！然而，老百姓是冤沉海底，無處告訴的！

安徽的政治，有的甚至黑暗過於官場現形記！

淫雨連綿，天空愁雲密佈，尙無晴日！我們住在積集小學，四面已經被水包圍起來了！

這些日子，真好像關公被困在曹營一樣的焦急與難過！我們幾時可返潢川啊？我們的同學，伙食却快完了，如果，洪水再下十天半月，我們不會餓死麼？再說，因在這同原始鄉村的滑集，外面的消息，一點也得不到，這精神上的苦悶與恐慌，真是再痛苦也沒有了！

類似謠言的消息，到處傳着：正陽關被水淹了，鬼子兵退了！周家口也有同樣的情況！黃河洪水，到處泛濫着，水頭已經到了沈邱了！難說也會到臨泉來！日本兵陸續調出關外，在天津集合，因日本國內發生「革命」，日本國內與中國境內的日本兵失掉了聯絡，已經十多天了！還有：中國已經有新式的器械；有一種子彈，打中了坦克車即刻焚燒，而價值只五元法幣，高射砲打飛機，不要瞄準，只要看一看鏡子就行；武勝關到漢口的交通，完全是地下的設置，飛機也沒法轟炸了！

我們聽到了這些消息，真是哭笑不得！中國人民渴望抗戰勝利，以訛傳訛地誇張自己或者有的！不過，我也不敢說中國沒有新武器，抗戰中不是已經逐漸將國軍改造成「現代化」了麼？

臨泉第二區人民自衛軍，有一大隊駐在滑集，第五路指揮部派一個宣傳隊任政治工作，每天派人去訓話，或者教唱歌；然而，他的工作方式我却不敢贊同：訓話的人，一定要配掛武裝帶，首先取得聽眾的敬畏（？）可是，可憐得很！他們十餘個人，只有兩條武裝帶，每次去訓話時，武裝帶却要輪流來配掛，有的人鄙視地偷笑，他們還不覺得！他們簡直把政治工作與武裝帶弄成不可分的東西；在救亡工作中要擺官架子，那是非失敗不可的！教唱歌時，自己不懂不要說，教到天黑，還不解散，並且橫着面皮罵：這個歌不唱熟，不要吃晚飯！……談到這里，我覺得救亡工作者的技術與人格，應有相當的修養！

他們十個人的宣傳隊，指揮部却委他一個少校隊長，兩橫一點的少校領章，驕傲地掛起來！並且還說：他們青年軍團的隊長是排長階級，我們却是營長階級，上峯有命令叫他們服從我指揮，他們反抗不服從！這放空砲的吹牛，引起了我們同學莫大的反感：要質問他，請他拿出公事來；不然，要「揍」他一個痛快！……這究竟何必呢？

住了七八天，天天除了讀書以外，沒有別的事；同學們開座談會，討論關於抗戰建國諸問題。

天還沒有真正的情，我們却不能不負着任務回潢川了！

冒了一切艱苦，勇敢往前進，我的小馬倖，還是不能乘坐，路實在太壞了！只好叫勤務兵推着走！

到了苗集，適遇從阜陽及南照集換防下來之廣西隊伍，據說：這一路戰

事，已經失去重要意義，他們是奉命調防霍山一帶陣綫，因洪水泛濫，無船可渡，只好折回固始再到霍山。他們在苗集內路旁休息，即晚要到黃化集宿營，可是，臨保辦公處的人聽到軍隊到了，溜之乎不知去向？黑夜中要找一個嚮導却找不到！

中心崗到三河尖，還有數十里水路，船隻跑的跑了，未跑的却給某旅部封扣了！經過了交涉，才得到了船隻。白茫茫的水色，境接天邊，帆船飄忽，江景真美！這原是小溝，如今因洪水却變成湖澤矣！這景色，真像洞庭湖的風光；我愛慕極了！數十里的村莊，盡被淹沒，有一些稍高的樹林和房屋露出水面，遠望如像島嶼！這次水災，損失當然是很大的，數十里的莊稼全沒有了，人民，誰知道他們走到那里去，或者淹死了呢？

洪水，分不出順流逆流，只分得出順風逆風：船夫說：這裏的莊稼人再苦

也沒有了！每年都有水災，甚至二三次；洪水一到，分不出東南西北，走頭無路，有時，不知不覺便來到了，怎麼跑呢？所以，莊稼人宜於置備小船，沒有的，淹死了是活該！據說：一百家人有小船的，只有一二十家而已！

到了離三河尖數里的小村莊，中間阻隔着一條強固的河堤，划不過去！這河堤的那面便是洪河，在三河尖與淮河合流；洪河水漲，有此堤阻擋，許多地方，可免於災，反之，小溝（即中心崗到三河尖之小港汊）水漲，有此堤岸，可阻水勢，免惹成下游更大的水災；如果兩流都漲，有此堤岸，退也較易！這小小的堤岸，意義是很重大的！

只好換船前進，那船上，另外有從三河尖逃避至此小村莊，如今水稍退了，趕着回家去的婦女二三人；她們和我談起來，她聽我的口音，知道我是兩廣人，她說：你們老鄉在外面真多啊！在我家里也住着是；和氣極了，同一家

人一樣；我們小孩子，時常還學着他們說「你，我，沒野？……」呢！做兩廣軍隊的工具不錯！好像挑鐵綫（鐵絲網）一天有三角錢，也不強迫；許多人爭着去做呢！好像這次大水，兩廣軍隊不是有人渡他們走開，不也會淹死嗎？從此，我們可以知道所謂軍民合作，軍隊本身應該具有什末必要的條件！

在中心崗那一段船中，有兩個派去抓船的武裝兵士，他們很忠實的說：我們抗日至今，從河北到綏遠，到山西，到河南，到山東，到江蘇，到安徽，只打過一次勝仗，在宿縣南平集；他們官兵的待遇相差是很遠的！兵，一個個是窮光旦，買物不給錢，也許常有；民畏兵如虎，兵對民如獵；請問從何合作起來呢？！

三河尖匯淮河，固始河，洪河三水之總流，下通正陽關，蚌埠，汽輪常可往來；豫南，皖西中北，靠淮河交通之利甚廣；今下游已淪敵有，食鹽，物

品，均大成問題矣！故百物昂貴異常；然，此亦未始非我民族工業與經濟復興之利便也：

三河尖有河東河西之分，河西屬河南固始，河東屬安徽阜陽，以淮河爲天然界線。許多地方，尙成澤國；逃難的人羣逐漸回來，晚市却相當熱鬧！公開賭博，在四方檯展開了無窮的幻夢，這類人，生在今日的中國，我真不知他有什末用處？妓女甚多，滿街奇形怪狀，勾引顧客！E同志的勤務兵威林，對我說：此地「那些」真多！我說什末「那些」？啊！原來指的就是妓女！

我們的大隊部撥了，沒有頭緒，只好再朝前跑！

次日，趕到固始，公路完全破壞；小虜俘又不能騎；聞這路上土匪猖獗！散官，散兵，時常被劫殺！這九十華里，又相當長遠，隨時提心吊胆！到固始時，又已經天黑了！

固始——這個我已經走過三四次的地方，如今滿街盡是標語漫畫和壁報，很有一些新的氣象；然而，却也有不少難民留下的粉筆，刺眼不堪！另外，我們還知道各區的同学有的已經回到潢川去了！最可疑的：某政訓處經過此地，大約內有日本留學生吧？留下了很多紅字日本標語，意思當然是打倒法西斯日本軍閥，回鄉運動，加強敵軍的反戰厭戰的作用的東西；然而，離敵人尚有二百里，便自作聰明地寫下了許多日本標語，不是和早發難民證準備做亡國奴一樣的荒唐麼？這地方就準備淪陷了麼？不，依今情勢觀之：固始在三月，五月甚至一年，不會淪陷也難說！如果不淪陷時，準備叫中國同胞學習日本文麼？這動機都未必正確！如果有種，應該跑到敵人後方，敵人現在正盤據的區域，或我軍退出後，敵人即將進城的地方與時機，大寫日文標語，才有意義！不然，逃亡式的寫標語，簡直是政治工作者的恥辱！

往訪固始實習隊部，始知安徽實習隊大多跑回潢川了！因為省政府及動委會不負責任，隊長沒有辦法，只好跑；同學誓死追隨；只有我的全隊與E同志的一部，尙留在安徽候命，待我等返潢請示決定一切！早知如此，此次把他們帶回潢川多痛快呢！

天公又在下大雨了！心里只有焦灼，想着丟在安徽的同學，真是難過極了！冒雨前進，天空却給走晴了！這一段是砂石路，雖經破壞，自行車尙能行走；於是，我騎着了小虜俘，飛也似地回到潢川！

潢川，比以前更興奮，更熱鬧了，行人煦煦攘攘，好像毫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！可是，據說是防止漢奸活動吧？成千百羣的難民，只攜帶了他們的驢，馬，爛衣服；却不准進城內去！潢川城不是難民共有的！因此，城內丐童特別多，拉了你的衣服，好像非要你給他一二個銅子不讓你走；很多年輕的少婦，

抱着孩子，或者鄉姑娘，羞澀地伸手向你索錢；「我們不是壞人！我們是宣城
的，蕪湖的，合肥的；沒有家，個人逃出來，沒有工做，沒有飯吃！官長，好
心腸，可憐可憐吧？……」——這血淚的叫喊：誰人不同情欲淚呢？可是，一個
人慈悲的力量終究是小的！要救我們的千萬難民同胞，非政府開誠佈公和團體
的力量加以積極的援助：編訓與指導，或作有計劃的搬移不可！

這批難民，從千萬里的前方逃到後方來，為的是不甘敵人的推殘與凌辱！
如果逃命主義者，富人，他却早住高樓大廈，在安全的地區了！如今，竟得到
如此的待遇，他會相信我們的政府是愛民的嗎？如果有敵人漢奸利用他，難保
他們沒有不為小漢奸的！對難民問題，政府不宜小視！

我們在二河尖到固始的途中，碰見了許多難民重新回到老家去，他們聽說
家鄉的日本兵已經退了！另有一種原因，就是逃難沒有辦法，還是回到家鄉去

聽天由命吧？

向長官請了示，即將安徽的同學率領回來，心頭上壓着的石頭，輕鬆地便掉下去了！最少這批青年，不致無地容身，有工作的機會，這是莫大的安慰！

在潢川，只勾留了一日，一個人，只好從息縣境通過，回到安徽去！

在固城昌中途，意外地碰見了我們十八團的同學，其餘十六七團，已經取得一致行動，動程返潢中。我高興極了！大家在途上相遇那熱烈親愛的情緒，是無法形容的！

「隊長：『七七』抗戰建國週年紀念，就是我們的絕食紀念呢！」

「對！中央規定素食紀念，追悼死難將士及同胞，我們更徹底地用絕食來紀念它！」我情不自禁的說。差不多熱淚交流了：

他們告訴我：此次到了滑集，見了我留致的那封長信，知我重返滑集時，

最少還要十天！眼見伙食不能再支持了，只好決定一致回潢川找隊長或副團長去！把握在途中一定能夠碰見隊長的。這離別十天的相逢，男女同學如兄弟姊妹一樣的十分親熱，彼此有說不出來的欣慰！

他們又告訴我：十七團在太和亮集演戲（亮集離前次捉拿漢奸的粉鎮舖不遠，）戲台已經搭好了，老百姓真歡騰雀躍，皆欲以先睹為快！誰知，那幾個被釋放的漢奸的難兄難弟，揚言工作團是壞東西，前次把好人當作漢奸，以後又釋放得了錢，今晚絕不讓他們演戲，於是，大胆地把戲台拆卸了！十七團同學出來干涉，當場衝突，流氓們老羞成怒，拿着木棍，大刀便趕着出來打罵，幸而亮集的民衆對我們很好，馬上把寨門關閉起來，說：那些流氓打過來，我幫忙你們跟他拚命！之後，十七團派出代表向縣府交涉，縣長說：我沒有辦法！……（哼！縣長前次釋放漢奸得了錢，如今還會有辦法嗎？）……過了一兩

天，十七團才安全地搬到別處去工作了！這次事變，完全是邢聯保主任慫恿流氓幹的！（邢聯保主任就是「三番頭」的師傅，前次拿的漢奸，有一個是他的徒弟！）

我聽了這悲壯的鬪爭，民衆愛戴我們的熱誠，以及漢奸流氓的兇惡，無恥；我莫大的安慰，同時，又是莫可奈何的憤怒！

他們又告訴我：他們在陳集經過時，老百姓知道了我們在那裏工作，我們召集了一個談話作的成績，於是，歡迎我們，同時要求我們在那裏工作，我們召集了一個談話會，內分婦女，兒童，父老，壯丁，智識份子等組，每組派同學參加，解釋此次抗戰意義及民衆保衛家鄉的方法，并鼓勵提出問題，一一詳細答復，并把我們的壁報，漫畫，抗戰地圖，在當場展覽，民衆滿意極了！因此，我們把沒法帶走的一部份書報，送給當地小學，老百姓自動地告訴我們：此地漢奸活動的

情形，及縣政，鄉政的一切黑暗，要求我們替他們報告長官處置；然而，我們只有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而已！

這工作方式是對的，救亡工作團應適應時間空間展開各種工作，取得了民衆的信仰，怕拿漢奸不容易麼？怕調查貪官污吏的事跡不容易麼？只怕拿到了漢奸沒有辦法（甚至不敢拿辦），怕沒有中心力量來制裁貪官污吏！於是，我想起前次在稅鎮舖拿的幾個漢奸的險惡風波，痛苦的回憶：此次我回潢川將這實情報告長官，長官也不加可否的沒有辦法！若果此次十七團同學完全被漢奸流氓殺死了，這冤仇又向誰去報呢？！

到了離潢川二十里的新集，狂風暴雨把我們困住了！平時是道路，如今已變成河流了！四面是洪水泛濫着，沒有東西賣，連吃飯都成問題了！

在新集困了四天，終於冒着艱苦到了潢川，在路上，有時是要過河的，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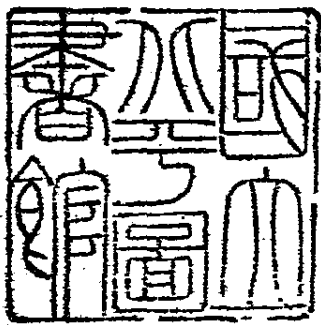
洪水與鱗

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

服濕透了，又在太陽光下走着，晒乾！潰川，這數千青年的母親；我們出征歸來，奔波千里，如今，又回到你慈愛的懷抱里了！

第五戰區政治部，把青年軍團的學生，編為政治總隊，準備在第五戰區最後根據地，展開救亡工作，發動廣大民衆動員參加長期抗日鬪爭！

我們，在這次洪水中，增加了許多認識，同時也遭受了許多波折！我歌頌洪水，也許，它可以把社會許多罪惡洗滌掉！



編主化真亢

輯四第刊叢土焦

廣西空軍

李宗仁將軍主皖以後

勝利的退却——徐州突圍

對於戰爭應有的認識

學生軍訓在廣西——寓將於學

廣西怎樣解決兵役問題——寓兵於團

潢川之行

武化的廣西婦女

抗戰一週年

抗戰中廣西邊區工作

馮 璜 著

枕 畫 輯

品 之 輯

劉 爲 章 著

胡 仁 任 輯

陶 鴻 幹 著

謝 康 壽 著

西 敏 輯

蔣 弁 輯

品 之 輯

版 出 社 刊 週 團 民

丙種叢刊第三種
焦士叢刊第四輯之七
潢川之行
謝康壽著

必翻
究印

每冊實價國幣壹角
(外埠酌加郵費)

所版
有權

總經售	發行主任	編輯主任	總幹事	社長	發行者
建設書店	蔣卉	亢真化	錢實甫	馮璜	民團週刊社
南甯民生路 第二二四號					

社址廣西南甯民生路二二四號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五日初版二千冊

出版總字第一二六號

57515

82
 0461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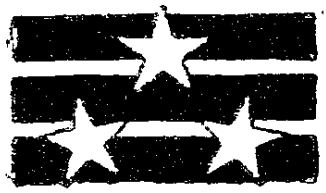
國民週刊出版社

-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第一種 | 第二種 | 第三種 | 第四種 | 第五種 | 第六種 | 第七種 | 第八種 |
| 基本認識叢刊 | 基層建設叢刊 | 焦土叢刊 | 國民團叢刊 | 國難叢刊 | 常識叢刊 | 紀念叢刊 | 建國叢刊 |
| 第一種 | 第二種 | 第三種 | 第四種 | 第五種 | 第六種 | 第七種 | 第八種 |
| 第一種 | 第二種 | 第三種 | 第四種 | 第五種 | 第六種 | 第七種 | 第八種 |

丙種叢刊

丁種叢刊

- 第一種 民國婦女隊影集
 第二種 基層建設影集



廣西印刷廠承印

國幣0.10